



一門之隔，華林路上車水馬龍，華林寺內落葉有聲。

全國各地有不少華林寺，可是位於華林路上的華林寺或僅此一處。

“華林”之名

華林寺座落于福州市區屏山的南麓，華林路與鼓屏路路口的東北側。明代文學家曹學佺在《華林寺看梅》詩中寫道：“路回城北思淒淒，寺倚屏山信杖藜”。其中的“寺”指的便是華林寺。詩句也直接點出了華林寺與古福州城、屏山的位置關係。

“華林”一詞出自彌勒佛于華林園中龍華樹下成道，開三番法會，度盡上中下三根之眾生一說。許是同樣信仰產生的默契，國內僧人便偏愛使用“華林”與“龍華”二詞為寺廟冠名，因此國內的華林寺、龍華寺不在少數。

可福州的華林寺，是御賜的。明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不知出于何種原因，明英宗御賜“華林寺”匾額，“越山吉祥禪院”遂改名并沿用至今。

如今，御賜的匾額不在了。據福州市博物館華林寺保管所所長陳愷曼介紹，現在山門外懸掛的匾額來自于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負責修繕的古建專家、國家文物局工程師李竹君延請北京一位書法名家書寫，并由北京工匠制作完成。

附近的街坊早已因寺得名“華林坊”，并逐漸向外拓寬、向東西延伸，演化成現今福州市中心重要交通幹道——華林路；華林路與北大路交匯形成的街區——華大街道，則因緣際會成為福州市寸土寸金的街區。

華林路上熙熙攘攘，華大街道人聲

鼎沸；華林寺，卻退守成為繁華街道旁安靜的背景，即使是居住在附近的老福州人，或是每日途徑它上下班的市民，也未必會專程走進這座千年古剎的另一個世界去看看。

但時有外地遊客專程慕名而來，欣喜地在大門口就開始拍照；也常有高校相關專業的學生前來學習觀摩，站在寺前，被千年前人們的智慧打動。

歷史偏愛它

相比同在榕城卻蜚聲海內外、香火鼎盛的涌泉寺、西禪寺和開元寺，早已不做宗教場所的華林寺似乎沒有那麼聲名顯赫，也門庭冷落了些。可華林寺幾經興廢，最為雄偉、最具風格的大殿得以保存，擁有的卻是歷史的偏愛。

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為祈求境內安寧、統一境內宗教思想，時任吳越福州郡守的鮑修讓主持修建了“越山吉祥禪院”。據史料記載，當時禪院沿中軸線依次設立了山門、二門、大殿、法堂，法堂西為祖師殿，西院有雙層的轉輪藏殿，前院東側建有鐘樓。寺周圍環境清幽，鬆竹茂密，梅荔滿園。

1979年，著名建築大師梁思成弟子、國徽主要設計者之一的莫宗江赴廈門考察，路過福州時，提出想到華林寺看一看。沒料想這一看，足足看了3天。他當即表示：華林寺大殿是全國現有保存下來屈指可數的古建築精品。

次年，莫宗江等受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即今國家文物局）委托，專程來到福州對華林寺大殿進行法式測繪，并提出大殿上這些碩大精美的木材或許來自于更早時期的閩王宮殿的猜想。

當年，鮑修讓或許讓人拆卸了閩王

宮尚存的殿宇，獲取了超過一等級別的大殿用材（宋《營造法式》規定，九至十一間大殿方可用一等材料；而華林寺大殿僅面闊三間，進深四間，遠未達到使用一等材的標準），用以修建“越山吉祥禪院”。

這個猜想已不可考證，但華林寺，這個中國古建築的一個特例，確因堅固的材料得以安穩千年，“避開”臺風、洪水、白蟻、腐蝕、戰爭、火災，成為長江以南最古老的木構建築，被列入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要知道，這樣純木結構的建築，在南方幸存尤其不易。從數量上看，光是氣候條件優越的山西就保存了中國元代以前70%以上的木結構建築；而閩地直到唐後才開始被開發。

殿小氣魄大

走進山門，映入眼簾的便是紅漆刷就的華林寺大殿。就現代意義而言，僅一層的大殿不高，但屋檐飛橫，線條大氣明朗協調，尤其是支撐大殿的18根立柱，遠看已現體量。

陳愷曼表示，大殿本為原木色，為了保護古木，工匠們在用麻布包裹并刷上了特質的紅漆，既不損傷木質，每隔幾年還能重新漆一遍。

現今尚存的華林寺大殿平面近方形，面闊三間，進深四間。共用檼柱14根，內柱4根，通面闊15.84米，通進深14.70米，臺明面積為495.6平方米，為了容納高大的內槽佛像，大殿採用抬梁式構架，內柱高過檼柱2.62米。當年建造時，應是先將佛像搬運至殿內，再進行封頂。

華林寺大殿僅是一座三開間的佛

教建築。但中間的當心間寬度卻達6.5米，尺度較大，甚至超過了七開間的山西五臺佛光寺大殿和蘇州玄妙觀三清殿。加大心間尺度，得以增加和擴大禮佛的空間，是宋元後南方殿堂的特徵，華林寺就是其代表性建築之一。

大殿四檐及內柱頭上均施鬥拱，用材碩大。大殿足材高度45厘米，也為全國最大。支撐大殿的18根木柱以上全由鬥拱支撐，足見彼時工匠們在空間設計、木材運用等技藝上的爐火純青。

大殿整體形制大氣簡約，承襲自中原地區，但許多藝術處理卻帶着閩越特色。如粗壯梭柱的上下卷殺做法、圓形斷面的月梁、雲形駝峰、羅漢枋和檼枋上鏤刻團窠等，則展現了閩地拙壯直率、古風猶存的特色。

“月梁，并不像我們現代人想象得那麼彎，卻象徵着圓潤美好。這是古人的浪漫主義。”陳愷曼仰頭指着介紹道。

記憶的錨點

12世紀，日本名僧俊乘坊重源為建造東大寺大佛殿，專程渡船來宋，參觀了福建八閩大地寺廟的建造手法，并將這佛教寺廟風格以及福建的能工巧匠帶回日本。

東大寺大佛殿建設完成後，匠人們又分散到日本各地建造該樣式的佛寺，使“大佛樣”在日本傳播開來。建于1199年的（南宋慶元五年）的奈良縣東大寺的南大門和建于1192年（南宋紹熙三年）的兵庫縣淨土寺淨土堂都是典型。

雖然這樣的建制風格被稱作“大佛樣”“禪宗樣”或“天竺樣”，而不是“福建樣”，但從整體構架到細部，尤其是大量使用的插拱，都彰顯出了它的福建特色。華林寺大殿也成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見證。前些年，來自日本關西學界以及佛教界的人士慕名前來探訪。

共同文化記憶能帶來人們身份認同。華林寺是歷史的錨點，也可以成為人們心中的記憶錨點。陳愷曼說。

你無需多麼精通，但下次如果談到隋唐遺風的古建築時，華林路上的華林寺或許可以成為浮現眼前的第一景象。

（朱婷 裴質斌）



外檐



山門



月梁



▲專程來福州參觀華林寺的成都姑娘



立柱直接連接門拱



大殿

走進寧德古田縣杉洋鎮藍田書院，迎面就是一尊肅穆的石鼎。有一種肅穆令人頓生敬畏。周易六十四卦祇有這個“鼎”卦最具像：口頭鉉耳皆備，腹下設足。火風鼎，火在上風在下，寓示有人在那裏鼓風煽動，把火燒旺。燒旺做什麼？炊烟紅火升起來，煮食而已。然而，就是這個煮食的家私，卻是禮之重器。天南地北早將這等炊具叫做鍋了，祇有這一帶還稱“鼎”，就這麼鐘鳴鼎食、薪火傳承，要說多風火就有多風火。

清朝福建學政朱珪《重修藍田書院記》說，藍田一名杉洋，有石城三裏。城東有書院址，創始于南唐建陽令餘公煥。又有餘氏重建藍田書院記載，六世祖仁椿公時于開寶元年捐田建學，額以“藍田”。這裏是侯官（今閩侯）、羅源、屏南、閩清、寧德五縣交界，創立者獨立的文化品格和開拓精神，讓經歷戰亂的人們看到了希望。有如錢穆所雲，“它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據統計，五代共有書院13所，福建藍田書院與北京竇氏書院、河南太乙書院等并列其中。又比全國四大書院之一的岳麓古院北宋開寶九年還早若干年。

南宋淳熙、慶元年間，朱熹先後兩度至此設帳講學，勒石題名：“藍田書院”至今尚存。賦予種玉尚德的理想境界，以及日暖生烟的提煉精神，得以回報的先後從這裏走出了開縣第一進士李蕤，狀元餘復，抵禦外來侵略英雄林朝聘。僅餘、李兩姓登進士第就達90多人。可謂是英才輩出，地靈人杰了。

細看石鼎的正面銘文恰是“名正法備”，背面

藍田日月



是“物均民安”。出自管子的白心，完備法度先要正名，名與法不可永遠不變，也不可任意廢棄。事物的發展總是有時多餘，有時不足，平衡則趨安。書院多半是民間色彩，有別于官立的學校。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廢于清末。胡適先生曾經感嘆：“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于今日。”

時過百年，現代教育體制的“標準化、批量化”機械弊端，已經令人愈來愈覺嚴重。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道法自然才是東方

理性的光芒。復興書院的餘雲輝博士手指石鼎兩側的“尊道”“貴德”之銘說：“書院着意培育道德高尚的人，聖者賢人，以補充學校的不足。”這裏原來就是“君子不器”的精神家園。嚴格意義上尿壺不做，金印也不挂，在君子的視野裏尿壺與金印同樣是一種齷齪。朱熹的理學當時就遭到主流話語的打擊，受到朝廷的“禁偽”，而在這裏卻受到學者民衆的保護和擁戴，得到傳播和發揚。讓家鄉的子弟在書院求知問學，記住并感恩崇拜先聖的道德功德；在這裏諦聽遠古聖靈的回

響，領略遵循自然且超越萬物的最高品性；把古老國學和今天的世界觀人觀巧妙地結合一起，也就是古今志士仁人所篤行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吧。

當年，正是從這裏走出去的餘姓學者隅、亮、範，把朱熹和十八門人邀來書院避難，觀星探月，談經論道，甚至針砭時弊。書院左旁的摩崖石刻，以“引月”二字記載了這件盛事義舉。無論冬春，月亮初出之時，即臨崖下的泉池，近距離的關照那些不凡的人生，那些出身寒門的子弟。餘雲輝就是從如此書院背景走出去的農民的孩子，成為博士又發家之後的頭一件事，就是返回故鄉出資數百萬在書院舊址的廢墟之上鼎新氣象，并且在水尾再造藏書樓與書院遙相呼應，宛如一祇大雁的雙翼做起堂之勢，以提振千年古村落農家子弟的凌雲之志。

上世紀90年代，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張小軍來到這裏，拜村裏的餘理民老人為師，二人成功合作《福建杉洋村落碑銘》人類學鴻篇巨著。

憑借古書院化育出來的人性神采，伴着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的進程，愈發顯山露水展示出迷人的魅力。書院還興辦了農耕社，模林洋五十畝水田恢復原始書院牛犁人耘的耕作模式，不灑農藥、不施化肥、不用除草劑。今秋喜獲豐成。藏書樓不但要藏書四庫，還藏稻穀早糧，為城區提供原生態午餐。用社員的話說，這不是耕讀文化的簡單回憶，更是當代生活的品質升華。

（陸宜根/文 林小宇/圖）